

20世纪

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1949-1966

辉煌与苦涩

第二辑
事件卷

主 编 / 柯 灵

执行主编 / 关 鸿

本辑主编 / 曹维劲

 文 匯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戎思平

封面装帧:陶雪华

20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第二辑(1949—1966年)

辉煌与苦涩

事件卷

主编 柯 灵

执行主编 肖关鸿 本辑主编 曹维劲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50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7年12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8年11月第2次印刷 字数:380,000

印数:10 001—15 000 印张:15.5

ISBN7-80531-447-0/I·35

定价:26.00元

前 言

纪实文学是一个民族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它真实地记录了民族的盛衰强弱荣辱兴亡。墨写的史册比任何花岗岩建筑更加永久而辉煌。

纪实文学的传统源远流长，几乎与文明史一样悠久，早在公元前两个世纪，东西方相继出现如《史记》与《希腊罗马名人传》这样的煌煌巨著。

但是，古典纪实文学中的一种主要样式传记文学的黄金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长期的停滞一直到明清之交才出现转机。

本世纪初，纪实文学的另一种主要样式报告文学应运而生，这不仅出于急剧变化的时代的需要，而且还与近代新闻事业和机器印刷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新时代呼唤的新文体取代了与几千年帝制崩溃同时扫荡的旧文体。传记文学的复苏，报告文学的新生，中西文化交汇的激流注入的生命力，使纪实文学呈现了全新的面貌和空前的繁荣。

现代纪实文学的兴盛是历史的选择。它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息息相连。纪实文学第一次成为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同样，时代也为纪实文学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个世纪对当代

人与后继者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世纪末又将临近时，人们已经开始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这个将要结束的一百年进行回顾总结。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我们只能从某一个方面做点自己的努力。

我们选择纪实文学，首先因为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梳理和总结，这样的尝试富有某种挑战性。

另外，纪实文学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是文学作品中最贴近历史贴近现实的一种样式。我们梳理纪实文学的脉络，也是梳理历史与现实的脉络。这会成为我们作世纪回眸的方式。

自从历史的概念被分为“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之后，人们意识到很大部分历史都是“叙述的历史”。因此，不是官方教科书，而是由亲历者根据个人经验撰写的“历史”就显得特别珍贵。这也是纪实文学的价值所在。

纪实文学留给当前的是信息，传之后世的是文献，而信息传播与文献留存的载体则是有欣赏价值的文学。我们在兼顾到这三种价值的同时偏重的是文献价值，旨在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直接观察和原始文献。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选编的纪实文学范围除了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这两大类之外，还有纪实性散文和文学性特写。

整个20世纪纪实文学拟选编为五辑二十卷，从1996年起逐年推出，到1999年完成。这是一个颇为浩大的工程。

今年推出的是第二辑二卷和第三辑四卷。

编者

1997年10月

目 录

前言	(1)
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	林 韦(1)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杨 刚(4)
从上甘岭来	蒯 子(9)
直捣白虎团部	杨育才(16)
板门店纪事	田 间(20)
屋里的春天	艾 芜(75)
记游桃花坪	丁 玲(81)
会场的一角	周立波(93)
唱不完的歌	柯 蓝(97)
在阿尔泰山之巅	储安平(107)
三门峡截流小记	雷 加(112)
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	柳 青(131)
半日的“旅行”	
——记龙须沟、北京体育馆和百货大楼	曹 禺(139)
新湘行记	
——张八寨二十分钟	沈从文(147)
一桥飞架南北	
——记武汉长江大桥	刘清瀚(154)
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	巴 金(161)

万炮震金門·····	刘白羽(176)
“康巴叛乱”的真相·····	周祖佑 李德森(180)
忆西榆林·····	韦君宜(185)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王 石 房树民(192)
登上地球之巅·····	郭超人(206)
船夫曲·····	魏钢焰(215)
从水牢里活出来的人们	

——四川省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调查记

·····	李 累 之 光(223)
“南京路上好八连”纪事·····	郭小川 马玉才 胡瑞松(248)
大庆的赞歌·····	冯 健 袁 木(263)
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节选)·····	郑 志(269)
拉萨早上八点钟·····	黄 钢(292)

胡风三十万言书·····	李 辉(306)
沉重的一九五七年·····	叶永烈(35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412)
样板戏序幕·····	顾保孜(478)
编后·····	(490)

林 韦

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了！这一声震撼世界的巨响，由中国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庄严响亮地喊出的时候，参加盛典的三十万群众中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欢呼。红底五星的国旗徐徐升上二十二公尺的高杆，五十四门大炮齐鸣，军乐队奏起十多年前曾经激发了无数万爱国人民向日本帝国主义冲锋前进的《义勇军进行曲》。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时。

经历过无数次深重灾难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这个可珍贵的时刻：它宣布了旧中国完全死亡，宣布了人民的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中国人，将不再是屈辱的殖民地与殖民地奴隶的代名词，而要永远地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的尊敬了。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屹立于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祖国，有了真能保护自己、代表自己的政府。受过多少代封建帝王直接统治与日本法西斯、蒋家小朝廷血腥屠杀的北京人民，将更加清晰地永远记得这个珍贵的时刻。

密林般飘扬在高空的红旗，无数红色的五星灯、圆灯、各种兵器与镰刀斧头，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巨幅标语下标志出人们一致的强烈愿望：要巩固自己的祖国与人民政府。所以，在朱总司令检阅人民的海陆空

军部队，这些部队在会场中心举行分列式时，群众中涌起了同样狂热的欢呼。整整两个半钟头的检阅，许多人连坐也没坐一下。电影机、照相机、望远镜和几十万双眼睛，一直集中凝结在受检阅的部队身上，生怕看不清或漏过任何一个可以看得到的武器与战士。

人民的武装部队两个半小时的检阅，给予人民的是更加坚固的胜利信心。我国年轻的海军部队与空军部队，第一次公开地列队出现在人民领袖和广大人民的面前了。海军陆战队整齐的步伐、焕发的精神，使人坚信它们既从无变成有，必将从小变成大。随着我们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我们会建设起一支强大的海军。空军成列成队地飞过会场的上空，人丛中帽子飞舞起来，手巾挥舞起来，手里拿着的报纸和其他物件都飞舞起来。人们随着军乐队奏出的《解放军进行曲》的响亮节奏拍着手，合着拍子，发出这样那样的声音，几十万人的脉搏同速地跳动。

步兵部队、炮兵部队、战车部队与骑兵部队以等距离、等速度整连整团整师地稳步行进，是检阅中历时最长的一段，一直到太阳西下。但是，人们不厌其多，不厌其久，人们互相询问着：“这是什么炮呀？”“这是什么人呀？”每个人都把别人当成全知者，想更多地得到对自己部队的知识。指挥台上久经战阵的军官们向身旁的非部队人员不断地解答着：“头两辆并排的小吉普车是指挥员和政委，后两辆是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后面一辆是旗兵。这队野炮是日式九零野炮，能打三十华里，这是美国的十五发的大榴弹炮，这是中型坦克，这是装甲车营……”所有摩托车与战车、炮车……都是油漆了的，装了红星与“八一”字样，轮子一圈白，颜色壮美而一致。这是人民的战士们加意装饰了的。

往西长安街看，不知部队已走出多少里；往东长安街看，不知还有多少里长的部队准备走进会场来，人们越看越振奋，觉得自己祖国的武装力量已是如此的强大。骑兵部队的许多连队最后以极

整齐的五马并跑经过主席台前时，激起多次的热烈鼓掌。不仅跑得齐，而且马的颜色也是以各个连队为单位，要白全白，要红全红。

最后一队骑兵跑过去的时候，天安门红墙上的太阳灯、各色灯光在黄昏里开始发亮，人丛里的灯笼火把都点着了火，全场一片火光红浪；爆花筒向高空成群地放出红色、绿色、雪白色火球，拉着无数美艳的火丝，回头下降，哗哗啪啪响成一片。东西长安街上夹道的人群，开始围观提灯进行的漫长行列，交互地喊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选自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

杨 刚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亲爱的上海兄弟姐妹们：

我必须把这篇通讯直接写给你们，才能够把这一次首都人民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的一切尽可能真实地传达给你们。说尽可能真实是容易的，要做到，可是很难。因为十月一日这一天是太伟大、太丰富了。甚至在今天，二十四个小时之后，它的余风还在。街上还是红红绿绿的跳舞队，秧歌队，游行队。二十四个小时之后，依然满街都是红旗，都是锣鼓。从湖北来的老先生、老太太点头赞叹，说昨天那一场大会是“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从上海来的老先生说：“啊，总算活到了这一天，见到了！”从华北来的人激动得发不出声音，只是连续地、低低地赞叹：“啊，好伟大呀！好伟大呀！”从华南来的人也说：“这是有生以来没有见过的啊！”上海的兄弟姐妹们，你们晓得陈毅市长。昨天，陈市长望着天安门前红旗的大海激动地说：“看了这，总算是此生不虚了！”这是确实的。昨天天安门广场的大会完全具体地表现了一个初诞生的新国家的气象和本质：伟大，庄严，团结，民主，尤其是领袖与人民的融合一致。它使人人相互亲爱，使人人要求向上，要求自己学好。

广场是南北从中华门到天安门，东西从太庙到中山公园的一个大十字。全场容量有的说是二十万人，有的说是三十万人。新造的旗杆在广场内正对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地点在旗杆

以南。在开会以前向筹委会登记要参加庆祝大会的人数太多，筹委会怕广场不能容纳，再三限制下来的结果，光是从旗杆到中华门，即十字形垂直线的下半截，那一部分登记的人数已经是二十万人。十字形的横臂那一部分，除了一条马路之外，御河内外以及马路外边全是队伍。军队还不算在内。因为军队是四个师，根本就不在广场里面。广场外面两边街道上还有没能入场的群众队伍。即使是经过了限制，广场果然还是容不下这么多人。群众要求带锣鼓音乐队也不能办到。因为如果是几十万人都在场上打起锣鼓、扭起秧歌来，大会也就无法开了。事实上到后来，群众自己的呼喊已经大大地补足了锣鼓的声音。

队伍从早上六七点钟就到了广场，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农民队伍是四五点钟就从乡下动身来到天安门，参加这个他们第一次能够参加的大会。远远望去，整个广场上红旗翻卷像红海奔腾。在红旗下面，一片片的是穿了各种颜色衣服的队伍。有的是深蓝色，有的是浅蓝色，有的是浅黄色，有的是灰色，清清楚楚好像是精工规划的花圃一样，丝毫不相混杂。广场前面，白玉桥两边搭起了两座台。一座指挥，一座是昨日早上刚刚到北京的苏联代表团。再前面就是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位领袖。

红旗飘卷，队伍静候。正在这时，城楼上面主席台前忽然发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庄严声音。山鸣谷应，四处都响起惊天动地的声音。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于是广场上的欢呼声立刻翻江倒海地爆发与城楼上互相呼应。这时候，按照预定程序，主席亲自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这是经过电流来操纵的。城楼上有一个电钮开关，按相反方向写好了“升”“降”二字。主席把电钮拨向“升”字，我们的红旗就顺了旗杆自己向上飞升。主席看着旗子，说：“升得好！”主席说出了我们千千万万翘首瞻仰旗子的人心里的

话。我们的旗子从此是庄严而稳重地向上升了。它升得好！

接着礼炮惊天动地震响起来。每一炮所发出的巨大震响，据说都是由五十四尊大炮同时发出来的。这五十四尊炮的数目据说用以代表政协五十四个单位。五十四炮同时发出二十八响礼炮，那声音真是山摇地动，象征全国人民坚强而雄伟的团结力量。

掌握着人民坚强而雄伟的力量，主席向人民、向全世界读了政府第一号公告，确定地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愿意与任何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整天想封锁中国、扼杀我们的美帝国主义，将是个难题，会使它头痛又头痛。

转眼就是阅兵了。四个师的部队全在广场外面东边等候。总司令下令阅兵时，四位野战军的将领分列左右，站在总司令旁边。第一野战军是贺龙将军，第二野战军是刘伯承将军，第三野战军是陈毅将军，第四野战军是罗荣桓将军。阅兵令下，就由原来在广场东端站在指挥车上的聂荣臻将军引导，四个师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由东而西，缓缓入场，一个接一个地从主席台下白玉桥边走过去。队伍的服装、颜色、队形、行动完全整齐一致，每一个方阵都像一个人一样行动。甚至于连马队里所有马的腿脚都是一出一进完全一致的。所有成排的坦克、大炮、汽车，都是比齐了一字形地前进，绝无任何参差，使一字显得没有丝毫歪曲。当阅兵进行的时候，整个人山人海、红旗飘扬的广场屏息无声，只有军乐队奏着《解放军进行曲》，雄壮的乐声和整齐的步伐声配合，在大地上动荡。正在这时，十四架飞机飞临上空，广场爆发了如雷的掌声。飞机里除了我们的空军外，还有诗人马凡陀。

当广场上的人民队伍分队出发时，已经开始黄昏。星星点点，灯笼火把接二连三地燃了起来，很快，整个广场在夜色中透明了，

并且颤耀着红的星星，黄的星星，紫红的，大红的，金黄的，橙黄的，愈向夜，广场愈益像大地自身活了一样，遍地灯笼火把颤颤跳荡，像人民无边无际的欢乐和希望化身在我们面前跳跃。队伍分东西两个方向，向外出动，蓝色的拿着紫色灯笼的队伍，黄色的拿着大红灯笼的队伍，灰色的拿着金红火把的队伍，浅蓝的拿着深桃红灯笼的队伍，还有黑色的拿着黄色灯笼的队伍，蜿蜒蜒蜒，交互环绕，像一幅巨大的活动的织锦，各按各的方向走出会场，丝毫不发生混淆或者紊乱的状态。队伍行动时唱着歌，但更多的是喊口号而且时常是连续不断地喊着：

“毛主席万岁！”这使得广场不但以颜色和光辉活跃着，同时它还在连续不断地发出巨吼！地面这时又从许多角落放起了无数五彩照明灯球，像整个开了灿烂的光明的花朵。

毛主席一直是和人民在一起的。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十点，主席一直是站在城楼边上盯着眼睛望着下面的群众。他的脸上时而庄严，时而微笑，他的手几乎永远是高举起来，向群众有力而迅速地摆动，时时刻刻听见他向着群众高呼，这是一种人民共同的呼声。他的半个身子时常是伸出栏杆外面去举手招呼群众。在这里完全看出主席是怎样全心全意地热爱人民，他的这些动作，完全是由于他内心深处对人民强烈的、阶级的爱情，使他自然而然就会这样随时不断满含着召唤地高呼，使他的手老是举起来招呼人民，使他像母亲一样地向人民把身子伸出栏杆外面去，要把他们看得更清楚一点。

广场上川流不息的群众最初似乎没有看到城楼上自己的领袖在招呼他们，因为城楼上的灯光并不是很强的。他们一面呼着口号，一面走到面对城楼的时候，就要站住，更高地呼喊。当他们呼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主席就从播音器里面高呼：“同志们万岁！”并且时时用亲切的呼声和群众的呼喊相应合。很快，群众就发现了自己的领袖还在他们中间，并且用高呼和他们说着最亲切的言语，

他们立刻就要求打破原来向东西分走的路线，而要一直朝北过白玉桥向天安门城楼走来，然后再由白玉桥上转出去。他们的要求成功了。于是一条条红色的火龙似的群众都向主席走来，他们挤在桥上，拚命从肺腑里发出呼喊：“毛主席万岁！”主席从楼上回答他们，楼上楼下一呼一应。群众是欢呼跳跃，主席温厚而慈祥的手在空中摇动不停，累了，便另换一只手，他的全身凝聚着力量，他的脸上发出庄严而慈祥的光辉。有人害怕主席会疲倦，但主席丝毫不觉得，放了椅子在他背后，他也不肯坐下去。这时候，领袖和人民的完全融合一致是具体显现出来，一种伟大的、严肃的、温柔的幸福之感贯穿着人们的全身。有人哭了。有人暗暗地赞叹不已，说：“怎么知道中国还有这一天呢！”

这时候，原来已经出了广场的许多人听到这样情形，又回来了。他们是很早就出了广场参加了游行的。他们的队伍已经散了，但是又集合了走回广场来。是队伍，就自己在广场上重新摆起方阵，奏起军乐。是一般人民，就集合了走到桥上来大声喊口号，大声唱歌，尽情欢乐地跳跃舞蹈。大会指挥在播音台上再三劝告他们回家去休息，才逐渐地散去。

亲爱的上海兄弟姐妹们，我不能不把这个伟大的日子这样繁琐地报告你们。这是由于我无能的笔没有法子把像昨天，乃至毛主席领导建立国家的这十天以来的历史时间恰如其分地向你们转述。但是我确信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

我们几千年来的希望，我们几千年来的要求，要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五者俱备的国家的要求——在过去常常使人称为是白日大梦，或者是唱高调，现在这个几千年的大梦一定会实现了。昨天我亲眼看见的庆祝大会，就是保障。

（选自 1949 年 10 月 6 日《大公报》）

菡 子

从上甘岭来

不久以前，我从上甘岭回到祖国。当上甘岭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正在那高山上的指挥所里。我想谁在那里看到这次战斗的情形，谁也会觉得这是一生中难得的幸福。

在两间作为指挥所的石屋里，一位临时赶上山来的副师长是最活跃的中心人物。他让我注意他十分得意地衔在嘴里的烟嘴，不等我看个明白，自己倒解释开了：“这是祖国人民慰问团带来的，一个师先分到了一个，说是给师长的，但我不管，拿起就走，我是上上甘岭呀，他能有什么意见！”说着，忽然改变了戏谑的神色，庄严地轻轻地念着那白象牙烟嘴上刻着的红字：“‘祖国——我的母亲。’啊，多有意思。”扬着他的头，由于几天没睡，他的眼睛红了，但我看出他的眼睛正露着奇异的光彩，仿佛他生来就是一个不眠的人；他的眼睛仿佛是用发光的宝石做的。那天他知道我独自在一个岩坡的小屋里一夜听了十几万发炮弹的爆炸，有些想安慰我：“你在那小棚棚里挡了十几万发炮弹，不害怕吧？”他瞧着我的眼睛，马上改变了口气：“自然不会害怕。在这山上的人没有一个怕那个贩钢铁的，往后战争贩子要是再吓唬人，我们就更可以出来证明没有什么可怕。”他的声音很响亮，而且时常像洪亮的钟声似的在石壁上发出回响，淹没了洞外八英寸重炮弹落地的响声。参谋长在一旁抽着

烟，他指着门外的上甘岭阵地慢慢地说：“这两个小小的山头一天要挨几万发炮弹，我看起码已削低了两米，往后地图上不能再写五九七·九、五三七·七了，这就是美国炮弹所起的作用，可是它绝对不会用它的力量把这两个山头画在他们的地图里，光迷信炮弹是不行的。”

这时，上甘岭营部送来一份报告，我从副师长的肩旁看过去，见那张白纸上写着：

我们这里出了英雄了，他的名字叫黄继光，他以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敌方的火力点，打开了同志们冲锋的道路。昨晚歼敌共两千余名。

副师长看了这份报告以后，把它摊在桌子的中央，然后又拿在手里重新一字一字地看着，轻轻地重复着：“我们的马特洛索夫，我们的马特洛索夫。”这是表示赞赏和惋惜的声音，虽然十分轻微，我们却听得非常清楚，我们默默地围着这份报告站了起来。也许谁都想把这份报告拿在手里看看，但都怕弄皱了这张白纸，所以谁也没伸伸手去。副师长走过来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们这里出了英雄了，这句话很有意思。这一仗打下来我早知道要出不少英雄，有的会知道名字，有的也许过一些时才能查出名字来，也有的连名字都不可能知道，但他们总是英雄，人们不会忘记他们的，你就要回祖国去了，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碰到祖国人民，把见到的都讲一讲吧！”

当时大家还不知道黄继光同志牺牲的详细情形，但人们照知道的一点情况掺和自己的想象传说着：“指挥员一说出：‘谁去消灭这个火力点？’黄继光虽没听见叫唤他的名字，但他觉得比叫他的名字还清楚，他对指挥员提出了保证，说了一句：‘转告祖国人民慰问团的同志，听我的好消息吧！’黑夜里虽说看不见他的脸孔，就有人听见他是笑着说的。于是他说着向前跑去了。在七挺机枪的